

21世纪伊始中国成长小说的教育叙事与省思

—聚焦中国“80后”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郑利萍*

- 次例 -

1. 合作与顺应：“三重门”下的调适智慧
2. 疏离与抗拒：茫然而措的“北京娃娃”
3. 颓废与虚度：身心俱疲的“草样年华”
4. 教育与成长的双重省思

*又松大学副教授, lily.zheng12@qq.com.

[摘要]

伴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教兴国意识的兴起与推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作家较为集中地书写了他们所亲身经历的中国学校教育生活历程。他们的代表性小说多发表于21世纪伊始,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学校教育现场,尤其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的中学和大学校园生活,引发了21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的广泛共鸣。这些作品在或戏谑调侃、或消沉忧伤、或颓废自弃等不同情绪表象之下,较为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中国当代一部分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阶段和尝试步入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实际,蕴涵了对于主人公所置身的教育环境和主人公精神成长状况的追问与省思。

[关键词] 教育省思, 成长小说, 校园生活, 心灵发展, “80后”中国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迫切意识到实现现代化的压力和催动力,科教兴国意识全面兴起并逐渐深度展开,教育因此承担起了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被称为“80后”的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也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被寄予了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社会重托和家庭重托。尤其是在日渐富裕起来的中国城镇家庭中,独生子女衣食无忧,有着较强的望子成龙传统观念与现代家庭教育意识的父母,对独生子女寄予厚望,往往举全家之力进行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子女教育工程,试图通过教育塑造独生子女的人生,让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赢在起跑线上”,使他们拥有未来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本。“学而优”即使不是中国孩子成功的唯一途径,也是最为重要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基本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学校教育,读书、学习与考试开始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第一重心、甚至是唯一重心。他们的世界基本只限于从家庭到各类学校的往返奔波,这使他们对于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学习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切体验。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乎成长和教育的内容,在“80后”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多和比较集中的反映。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对于年轻人的深刻影响,不仅作为成熟的作家所关注的目标,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作为正在学校读书或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80后”作家显然对描述他们切身体验的学校教育生活更为得心应手,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接受学校教育的在场亲历及与之相伴的心路成长历程,在他们笔下得以丰富再现。

1. 合作与顺应：“三重门”下的调适智慧

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韩寒在1999年以『杯中窥人』获得首届

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新闻媒体连续关注这一具备着教育与文学双重新鲜价值与社会影响的事件，催生了明星效应，使韩寒迅速获得了社会知名度。随后韩寒的小说『三重门』初版于2000年，发表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接着他又出版了文集『零下一度』(2001年)，『像少年啦飞驰』(2002年)，文集『韩寒五年』(2004年)等，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认同与欢迎，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化热点。2005年韩寒开通了博客，尝试进行博客写作，2009年主编文学论丛『独唱团』，以不羁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标新立异，成为这一阶段中国青少年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承担起了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急切实际需要驱动之下，各级学校开始加强知识灌输，人才的快速生产模式导向了以严格培训的方式加快培养技术性人才，以考试和测评成绩为评价标准和筛选途径的应试教育成为主导，学生的自主性被忽视。韩寒的代表性小说『三重门』以少年老成的幽默笔触调侃了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与应试教育体制。现实生活中作者韩寒经历了休学和退学，虽然不去学校，却始终在自我学习和成长。『三重门』的主人公林雨翔对于教育体制中明显出现的不合理之处，虽然在内心有着明显的质疑和对抗情绪，却没有因此休学或退学，更没有颓废放弃、虚度光阴，而是基于对社会与教育体制的了解，采取了顺应的态度。林雨翔尽管内心有不同的价值思考，却能隐蔽自己的个性主张，克制自己的愤慨情绪，在服从学校教育秩序的同时尽其所能地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他能充分地评估自己作为学生所处的位置和所需面对的一切必由之路，明白实现自我的前提不是螳臂当车抗拒现实，而是能够顺应现实，保存作为个体有限的实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把这些力量有效地运用于实际的学习与生活层面。他的智慧在于能够较为精准地把握对现实妥协退让的程度，以及对自己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与评估。教育成长题材的小说往往有着较强的自传色彩，林雨翔的调适智慧得益于作者韩寒对

于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反思，正是因为自己在现实中曾经尝试了某些更具有挑战性的行动，他才在自己笔下主人公的经历中对这些行动进行了修正，试图寻找到一条能够更好地解决主人公理想学习方式与应试教育模式之间内在冲突的稳妥之路。

林雨翔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生，生活于“三重门”之下是一种普遍现实。“家之门”使他负载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学校之门”使他明白自己身为受教育者的弱势地位，受教育者若想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抗衡，只会是螳臂当车，于是他对于教育体制的不满保留在自己思想中，行动上避免与学校发生冲突；“社会之门”之下，他寻找一切理由说服自己，使自己个体小社会妥协于大社会，因而林雨翔虽然在“三重门”下叹息纠结，却又能应付自如。主人公明白如果只想抗拒甚至推倒既有的规范，却无力以更好的准则和更强的能力进行重建，就只能是无功而返，因此在妥协中自我保全并调整自我定位才是应对现实的良策。

成长不仅表现为生理层面的渐趋茁壮有力，更表现为意志和情感层面的发展与提升，促进个体生命达到“应然之我”和“自为之我”的状态。虽然林雨翔自得于自我摸索出的处世哲学和生存智慧，以幽默与圆通，妥协与自适的灵活腾挪之术使自己既保全了自我见解，又顺应于社会体制的约束，但“三重门”之下，这个成长中的个体灵魂始终在紧张地喘息，在表里不一之间不断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在无奈与顺从之中安置自己的自我定位，既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多面性，为自己的处事聪明自鸣得意，又不时顾影自怜，如同在雨中飞翔的鸟儿，纵然有双翼，却难以自由翱翔，大有“缥缈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自赏与自恋。成长之路漫长，小说结束的时候，主人公还在试图接近理想自我的雨途之中俯首低翔。

作家韩寒机智地为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寻找到了一个令年轻读者能够普遍认同的现实空间，既令主人公充分地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又使他生活在现实中，接受无法超越客观存在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个体自由紧紧制约的现实。

『三重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式教育成长小说的素质，文学经验的个性化和鲜活性使普遍的成长与教育观念因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空环境而特殊起来，日常性的叙述也使容易趋于刻板化的教育叙事走向了成长教育小说所需要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尽管作品对于当代学校教育内核有相当程度的避重就轻，作品也刻意营造轻盈灵巧和幽默俏皮的喜剧风格，作品的意义仍在于完成有关对于人的主体性的想象与探索过程，希望人们理解当代年轻人在“三重门”之下的境遇，进而反思教育应有的多种向度，由对青年学生精神世界的精微描绘，使个体生动而丰盈的生命过程显露出统一校服包裹遮蔽之下的个性与独立。它也描写年轻的心灵在“三重门”之下悄然葆有和积存的过程，使读者认识到，每一次青春记忆、成长经验的葆有与积存，都将在潜移默化之中推动个体前行的步伐，稳固地对个体的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2. 疏离与抗拒：茫然无措的“北京娃娃”

“80后”作家们所写的成长和教育题材的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陆续发表，表现出较为显著的自传色彩，作品的主人公们虽然个性不同，成长故事情节不一，却有着共同的精神特征，都经历着深刻的主体性匮乏的危机。他们发现自己所置身的学校和社会都不是自己期望的理想状态，他们不能对社会和他人产生兴趣与热情，在校门内外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无法融入社会群体，也难以获得精神指引和知音，因而对未来的人生普遍感到虚空与茫然。对学校教育的抗拒姿态、对社会主导价值的疏离，成为这些成长主体的共同特征。

北京作家春树作为“80后”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小说『北京娃娃』(2002年)『长达半天的欢乐』(2003年)『抬头望见北斗星』(2004年)以及『春树四年』(2006年)『她叫春树』(2006年)『红孩子』(2007年)等，

以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质疑教育的姿态,得到了青少年读者群体的响应。她的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北京娃娃』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反映中学生成长和教育经历的小说,描写了北京女孩林嘉芙从14岁到18岁之间的成长历程。林嘉芙自小就有对于知识的渴求与向往,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准则,渴望进入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殿堂。『北京娃娃』以林嘉芙在一所职高就读的学习生活开始,描述了她外在的人生探索之路和内在的精神发展状态。她向往北大等名校,曾经的目标也是上北大,因为在她心目中,北大是最好的知识殿堂。一个渴望进取的个体生命会本能地渴求知识,然而她对学校繁琐的校规和刻板无聊的学习内容心生厌恶,她发现学校并没有也不能教会她有用的知识,也没有教会她获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资源与学习途径。她对刻板无用的学校应试教育毫无兴趣,于是她主动退学去寻求自主学习的权力,并表现出一种对自己前途毫不在意的姿态,以自己的不屑与反叛向被规定制约的学校生活抗衡。离开学校后,她意识到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来拯救自己的现在和将来。林嘉芙不愿墨守成规地学习、考试,因而只能选择上职业高中,却同样无法接受令人窒息的职业高中生活,干脆休学到杂志社打工,可是依然没有找到目标与兴趣所在。

她认为音乐世界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栖息地,于是又离家去寻找她心目中有着纯粹精神理想的乐队,把乐队想像成为远离尘嚣的象牙之塔,以放置她在现实中无法寄托和无处归依的热情。走近乐队才发现,她渴望看到的友好、纯洁的同伴情感并不存在,心里无比失落,发现自己完成了从退学到离家出走的计划,却依然无所着落,自己理想的生活总是在彼岸却无法企及,自己的抗争与努力都仿佛是向空气出拳,没有任何回应。她的心被懵懂和清醒交互缠绕,又想通过交往男友寻求心与心的联系,希望能得到心灵慰藉,寻找自我的存在感,缓解内心的焦虑。然而这些男友也和她一样迷惘与焦虑,和他们的交往被证明只是一次次令人叹息的短期行为,情感期待难以实现,无法感受到灵魂的安全与欣悦。每一次情感相遇与此后的聚散匆匆,都是林嘉芙内心希望与憧憬的一次稀释。

林嘉芙只有用自己假想的不在乎来抚慰狂躁而孤寂的内心。但外表越表现得越不在乎，内心的失落感和厌倦感就越深重，因此林嘉芙的内心独白总是弥漫着未老先衰的落寞心态和玩世不恭的颓废之气。林嘉芙会不时跟朋友谈论死亡。她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内心迷茫的一种表现。她的内心充满恐惧，“醒来后我害怕死亡，害怕冷冰冰的孤独寒冷，无论是生是死，就像那种不得而知的神秘东西所控制，紧紧包住挣脱不了的梦魇气氛，那种你永远都不了解的极度困惑。”¹ 这并非是有“不知死，焉知生”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意识，而是内心强烈的倦怠感与迷失感的无尽弥漫。

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与逃离，伴随着林嘉芙们内在的心理焦虑，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存在正与无限的虚无和不可抗对抗之时，在其心理与精神领域、以及个人实际的存在处境中，都承受着无力感和无意义感的威胁。无意义感的威胁往往是自我存在的威胁，是一种自我消解经验，将人导向消沉、抑郁和绝望的负面心理状态，甚至丧失生命愿望。为了对抗这种无意义感的侵蚀，年轻的成长者不断奔跑逃离、四顾求索，迫切渴望和需要有精神引路人出现。在她奔跑寻觅途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被暗中寄予了这种期待，却在一路的期待中，收获了一路的失望。

“80后”作家们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对“自我”这一主体存在的朦胧意识，年轻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开始走向觉醒，他们的困惑集中表现为精神层面“我要什么”、“我要成为什么”的自我追问。处在精神困境中的年轻主人公，潜意识中存在着对社会的质疑与不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本身对于成长的需要和体验，比社会对成长的要求和规范更接近生命的本质，更接近生命在自然中原有的色彩、温度和气味，而社会早已经程式化。遗憾的是，年轻主人公在对社会规范充满质疑，嘲讽传统教育体制的同时，却无法找到自我的价值定位，在逃避、彷徨与自我放逐之中，失落了人生美好的青春岁月。

1 春树，《北京娃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版，第74页。

许多成长和教育题材的小说以步入成熟阶段的成人视角来描述和回望个体的成长过程与受教育历史,“80后”作家们因创作的源泉来自于自己以及同时代人的成长现场,因而其写作在更大程度上与自我成长同步,他们将正在经历的生活实际与精神变迁真实地记录下来,有教育和成长正在进行之中的特质。在这些“80后”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与成长中的作者生活环境相似、思想情感接近,反映出当代青少年在学校学习和准备步入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较为普遍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实际,因而作品一经出版,很容易获得同龄青少年的关注并产生共鸣。

3. 颓废与虚度：身心俱疲的“草样年华”

个体意识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与个体生活境遇影响的结果,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主导性话语往往内化为个体的意识原则,使特定的社会意识得以生成。“80后”作家在逐渐走向消费主义的社会生存环境中长大,在他们笔下的年轻主人公身上,更为突出地表现出青年一代暮气沉沉的精神状貌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思考,以及内心深处的焦虑与迷茫。

孙睿是“80后”作家中专注于描写大学校园生活与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他的『草样年华』系列『草样年华 北X大的故事』(2004年)『草样年华 后大学时代』(2005年)『草样年华 跑调的青春』(2009年)以较为粗粝和实录的风格,叙述了一部分普通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的学习和生活实景,以及离开校园走向职业生涯的过程。孙睿的『草样年华 北X大的故事』收获了较多的大学生读者,一些年轻读者甚至感到小说主人公邹飞就是现实中的自己。小说描写经历了重重升学考试的高中生邹飞在家庭和社會的期望中,如同其他在应试教育的塑造下一路走来的青年学生一样,随着升入大学的学生洪流开始了大学求学生活。他想象中的大学应该有提升思想的导引和学习的自由空间,但进入大学以后,他发

现大学与自己的想象相差甚远，除了没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时时管理自己、获得了身体的一定自由度以外，学习的目的和以前一样，似乎就是应付期末考试，他无法认识到职业的前景与自己的能力，不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和适合做什么，他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兴趣，难以获得思想与专业知识的进步。

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邹飞想到的不是积极地改变，而是逃避：“我感到学校的生活太压抑了，我们每个人不得不为应付考试而丢掉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理想。我们并没有为自己生活，而是在毫无目的中混日子，做一天犯人蹲一天监狱。虽然没有面临生存压力，但这种生活却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我感到自己正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忍受着苦苦煎熬，这种状态无异于自杀。我总觉得二十多岁的人应该做点儿什么事情，可我的二十二岁却依然在为考试而苦恼，这种生活使我很不适应，我不想再上学，我要退学。”² 年轻的学子在校园内倍感挫败的时候，常常选择退学、离家漫游，以逃离当下的困境。然而终因自己的理想太过模糊，没有在精神成长的历程中建树起必要的思想根基，即使逃离，也依然找不到精神出路和生活目标。

邹飞来解释自己虚度人生理由的所谓个性，实则是失去理想、拒绝意义与责任的颓废与荒芜。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和『教育漫话』中指出，教育不仅塑造个人，教育对于社会公众事务也极为重要。教育的目的是使年轻人能够掌握生存的技能，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并胜任各自的职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有道德和行动能力的人才。正因如此，教育才为幸福提供保障，因为受教育的人有能力建立物质基础。而当人们的物质基础得到满足，人就可以在理性的指导下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合理的克制和计量才是一切德行和价值的基础。当人通过教育获得了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也就完成了学习过程，人就达到了自由的

² 孙睿，『草样年华』，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境地³。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缘由和目的所在。然而邹飞虽然进入了大学校门，却难以深入理解教育的意义与内涵，无法真正进入教育的境界，以至于把学校当作了限制自己自由的监狱。需要反思的是，邹飞接受了十年以上的基础教育，即使被灌输了一些有限的知识与技能，他的思想与认知水平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水准。大学四年中，他的思考能力和人格修养依然没有任何改进，那些并非主动求知获得的有限的知识与技能，也难以令他产生持久的学习兴趣与动力，这导致了当他在中小学教育中所接受的严格管控在进入大学被弱化之后，他无法内生性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于是必然出现个体失去外在约束之后的厌学茫然、无所事事和自我放任。

邹飞的困惑并非个例，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却不明白大学教育内涵的年轻人，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像邹飞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混过了大学四年时懊悔不已，“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哀伤，属于我的二十二个春秋一会儿就要随着蜡烛的熄灭而悄然流逝。回首这二十二载，我依然和赤裸裸地来到人间时并无两样，我在这二十二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收获了什么？我好像还在一事无成地生活着。二十二年是如此短暂。”“从吹灭生日蜡烛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反复告诫自己，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地生活下去。”⁴ 主人公渴望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渴望人生有所建树，对于自己无所事事的青春充满焦虑。然而，邹飞除了以想出各种招式逃避考试来耗散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使自己在考试中蒙混过关以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寻找一些情感寄托抑或情感刺激，表现出内在的颓废麻木与随波逐流。“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我丧失了青春的四年时光。在此过程中，我学会了愤怒，又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愤世嫉俗，又学会了麻木，梦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我的睡眠中，取而代之的是鼾声如雷和长眠不醒，

3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孙睿，《草样年华》，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已经在我身上消逝，我甚至可以用‘老气横秋’来形容自己。”⁵ 思想意识的贫乏、主体性的孱弱，使他们难以在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中有所寄托和担当，因而身心俱疲，意志消沉，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迷途和困境。

邹飞这一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种种特性展示了当代众多年轻成长者共同的精神征候。寻找的挫折不断地让他们感受失落，他们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进取意识，难以控制欲望和情绪冲动，内心空虚迷茫，表现出主体性孱弱的共性。这样的个体内部没有充盈、向上的驱动力，没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审视自己的内心，无法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意志提升与情感升华，使自我意识发生质的飞跃，因而只能逃避、撒谎和自欺欺人，在叹息抱怨中蹉跎岁月。

『草样年华』的主人公是具有代表性的，邹飞和许多像他一样接受了十年的基础教育的学生一样，十年寒窗之后进入了大学，却只能终止于此。他们虽然获得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却不能理解大学教育的内涵，视之为生硬和无聊，而非有益的技能与专长，认知水平的偏差使他们难以进入学习状态，也无法通过敏锐的反思和持久的修炼培育出健全的人格。由于缺乏内在向上的驱动力和外在有效的进取通道，主人公茫然地抛掷了沉沉坠落的青春岁月，在颓废、自欺与虚空中渡过了本应拥有一树繁花的“草样年华”。

4. 教育与成长的双重省思

成长的本质是自我内在精神的升华过程，是人对自己、对世界不断进行追问并寻找心灵归属的历程。在较为典型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寻求人生意义和自我建构，最终走向精神成熟与内心圆满

⁵ 孙睿，『草样年华』，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是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不断调适自己内心粗朴或天真的愿望,努力获得理性和平衡,在对社会规范主动与被动的适应过程中,获得明确的自我认同,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成长小说预示了启蒙主体的诞生,50至60年代的成长小说描绘了革命主体的成型,80年代的中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依托于富有理想的社会变革期待,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力图推动历史的进步,纵观20世纪的中国成长小说,都含蕴了积极正向的成长指向,意在展示主人公不断升华的精神追求。

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作品是出生于1957年的中国女作家铁凝的成长小说『大浴女』。虽然与“80后”作家们所写的成长教育小说出版时间接近,但作品却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成长指向。作品的时代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较为宽广的时间跨度和社会景深,探索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在从少年时代起,经历青春期直至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精神发展的丰富向度,富有深度地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心灵发展历程和生活历程。作品极为关注地域环境、教育模式、工作经历以及自我意识培育对于主人公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活显在和潜隐的影响,探索了主人公在自我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如何面对缺失与挑战,不断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净化和自我超越,最终确立了自我身份与价值,寻找到情感、职业及伦理价值相统一的和谐归处,最终拥有了自己深广丰满的心灵花园。

典型的成长小说天然地富有教育引领意义和积极的指向性,自觉地表现生命过程中的普遍人性,“有一层永不消逝的生命之乐的光辉。”⁶如果我们回顾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教育成长小说的开山之作,我们会发现,年轻主人公威廉·迈斯特也在不断探索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与现实人生。他在意识到自己表演才能的局限之后,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开始务实工作,能力和情操都得到了提升。无论是生活于18世纪

6 [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5页。

德国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抑或是生活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主人公尹小跳，都收获了人生的丰富与圆满，他们的成长有规律可循：他们都接受了学校教育，然而都不是应试教育，他们更多接受的是社会实践教育，可见社会实践对于年轻成长者精神的影响和职业寻求至关重要。他们都培育了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习惯，正视生活中存在问题与困惑并积极寻找答案，检视自己对人生的判断，勇于质疑自己的选择。他们经受磨砺的过程，也是净化内心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他们在漫长的心灵探索中意识到，自我认识的愿望和自我实现的志趣，是基于充满意义的工作、不断地进行自我净化与超越、道德提升完成的，这使他们不断探索和进取，最终拥有了积极充实的人生。

同为描述教育与成长的个人历程，在“80后”作家们笔下，却未能呈现出有此种“生命之乐光辉”的照耀。“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长题材作品中，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也是审视和思考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并寻求出路的历程。这种精神困境不是以往小说所描述的物质困境，而是现代文明导致的生存无意义感和主体的受压抑感。这些主人公无论是都市底层的漂流者，还是生活安逸、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或白领阶层，所面临的都是不断被物化和异化的精神困境。”⁷ 与年轻的尹小跳和迈斯特一样处在人生寻路季节的同龄人林嘉芙、邹飞们，却走向了未老先衰、自暴自弃，对融入社会和建构自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即使是自得于能机智地顺应环境、在“三重门”下应付自如的林雨翔，也只能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奔突喘息，任雨雾打湿了本可振翅高飞的羽毛，带着无可奈何的失望与希望，在被规约了的限度内雨中低翔。他们都无法合理地进入社会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探索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与职业选择，获得实质性的才智与能力的成长。

两类主人公成长路径呈现的显著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80后”

7 郑利萍，『个人体验与共同焦虑：消费语境中成长题材小说之探析』，《扬子江评论》2018(6)，第44页。

作家们笔下的新生代受制于应试教育，未能像尹小跳与迈斯特那样及时地获得社会经历教育，他们没有机会处理实际事物，无法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实际能力和才干，因此无法建树对自己的信心、对社会人生的乐观态度，难以对于自己未来进行规划与设计；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80后”作家们笔下的新生代在不断迎合应试教育规则的过程中，忽略了自己主体意识的培育，缺失了尹小跳与迈斯特们自幼年时期起就不断被培育和强化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精神，因而无法拥有内化的理性引领和自我提升的驱动力量，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难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和路径。

就林嘉芙、邹飞们单一向度的成长经历而言，如果林雨翔被赋予更多的公平和自由选择学校的机会，他的才智就不会无奈而徒劳地耗散于应试教育的狭窄通道，而是可以自主地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向；如果邹飞们可以在大学阶段获得专业目标的引导和调换专业的机会，被鼓励着去发现和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从而及时纠正茫然进入非自己擅长学科与专业学习的失误，邹飞们可能就不会把智力和精力用于编造谎言、考试作弊，将四年需要珍惜的大学时光白白蹉跎；如果渴望获得真才实学的林嘉芙能够在学校获得一定的选课机会和自主学习空间，她就不会选择以抗拒和退学的方式被动“突围”，如果她能在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去寻找工作与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得到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理解、引导与帮助，她就不会迷失在寻找工作机会与人生意义的路途上，四顾茫然，忧郁凋零。

而自我意识的薄弱与自我教育意识的匮乏，带来了年轻主人公无法拥有正向自我驱动力量的消极后果。“80后”作家作品中年轻一代普遍缺失自我主体的积极建构，造成了精神停滞于贫瘠、单薄的状态，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水平在同一平面滑行，甚至坠落向下，而未能在自我教育与省思中获得思考能力的提升，最终难以形成坚定的意志与行动能力。如何使他们从共同存在的精神疲弱境况中超越出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才

智的空间,不仅需要成长中的年轻人沉思,更需要整个中国社会协同的改进措施。社会亟须改变僵化的应试教育模式,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思想空间、选择空间和实践机会,提供更多更细致的积极正向的价值引导。

人类个体生命最为丰富、最具有实践价值的经历,是个体生命由纯真懵懂的孩童走向成人世界,经历社会化过程、获得成熟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的成长历程。“80后”作家的教育成长题材小说在或戏谑调侃、或消沉忧伤、或颓废自弃的不同情绪表象之下,都蕴含了真切的教育在场,都能引导读者对于主人公所置身的教育生态环境和主人公的自我精神生态产生深入与持久的省思。成长的真谛在于获得自我认识和社会认识,迷失与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年轻的成长者们需要拥有更为坚实的人格力量和敏锐的反思能力,从而能够在所置身的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与路径,通过持久的修炼,在理想和现实间进行调整,以期获得稳健的能力提升和积极正向的精神成长。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Narrative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Growth No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Focus on Representative Works by "post-80s"
Chinese Writers—

Zheng, Liping(Woosong Universit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only child in China grew up with the speed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Some* of them worked as "post-1980s" Chinese writers to describ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which immersed in Chinese school education intensively. Focusing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199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ost of the representative growth novels by "post-1980s" Chinese writers were pu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aroused widespread resonanc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s a part of Chinese Bildungsroman, these growth novels represent the campus life of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exam-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With different emotional tones such as humor or anxiousness, these works continue to appeal to young readers by recording and reflect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real wor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their school education and trying to enter their social life.

Key words: the reflection of education, growth novel, school life, spiritual growth, "post-80s" Chinese writers

[参考文献]

春树,『北京娃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孙睿,『草样年华』,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郑利萍,『个人体验与共同焦虑:消费语境中成长题材小说之探析』,『扬子江评论』2018。

铁凝著,『大浴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三联书店,2003年。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접수일: 2021. 03. 29 총평일: 2021. 04. 27 게재확정: 2021. 04. 29